

【作家简介】

罗南,女,壮族,广西凌云人,有散文、小说散发在《花城》《作家》《美文》《广西文学》等刊物,有作品入选多种选本,散文集《穿过圩场》获第八届广西文艺创作铜鼓奖。



遇见合山

□罗南

在这之前,我没来过合山。我想象不出合山。

选择交通路线的时候,我犹豫了。虫虫说,从百色坐动车到来宾呀,来宾离合山只有不到一个小时的车程,你到来宾,然后我们一起去合山。虫虫是来宾人,散文家,我曾经的同学,二十二天的同桌,他每天倒一杯茶搁在我桌上。我拍拍他的肩膀,说,谢谢兄弟。他笑着说,兄弟不言谢。

我喜欢来宾。有关来宾的一切,都会让我莫名温暖。那样的情感来源于虫虫,还来源于虫虫之外的另一个来宾人。

合山离来宾果然很近,坐在车上,虫虫还没讲完李宗仁的故事,合山市就到了。我恍恍惚惚下车,恍恍惚惚走进宾馆,心里一直惦念着李宗仁。这位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会与合山有什么特殊关系呢?合山让我感觉神秘。

吃过晚饭,和杜小杜漫无目的地走在合山街道上。风从马路上刮过来,扑到脸上,带着一股夏季里特有的热浪,我用力吸了一口,没有闻到煤的味道。杜小杜抬眼望望山,说,合山与凌云差不多。杜小杜不久前刚去过凌云,她喜欢凌云的美食。那是个不折不扣的吃货,估计在她眼里,在凌云的味道还没完全消失之前,去哪儿都像凌云。我跟着她的眼睛望去,不远处,山低低地临于眼前,一副低眉顺眼的样子,我找不到合山与凌云相似的地方。凌云的山大多巍峨,那样的山是适合蛮王做梦的,因此,当年,依智高“大南国”梦碎,兵败南宁时,他的部属沿着河流逃往凌云,藏匿于那

样的山中,藏成了一代枭雄。沧海桑田,一千年过去,凌云人提到蛮王,耳边仍能听到山野里兵马呼啸的声音。而合山的山是低矮的,温婉而安静。我实在想象不出地层之下的煤,蕴藏的滚热力量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。

我对煤想象贫乏。很小的时候,有地质队进驻山逻街,那些操着外地口音的男男女女驻扎在离我家只有十分钟路程的地方。我记得有一个眉眼俊朗的年轻男人,他常来我家玩,后来有一天,我的三姐失踪了,后来又回来了。来与去之间,三姐悄无声息地完成了一次热恋和一次失恋。地质队驻扎的地方,山逻街的人称之为煤矿,可我从来没见过煤,煤在我脑子里,没有颜色也没有形状。

合山的煤也没有颜色和形状。我跟着人群从一个厂出来又进入另一个厂,合山的煤在我脑子里仍然没有颜色和形状。我看见天是蓝的,绿色的植物在我身旁生长。我呼吸的每一口空气里,都没有煤的味道。

晚上,我靠在床头,翻阅合山的史料——我从工作人员的手里拿到一套《合山文史》,我喜欢读史料,隔着光阴去看光阴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。

“光热城”,所有的史料都在提这个词,它带着时代的烙印,从字里行间,从时光深处,无数次撞进我眼底。不少篇幅说的都是合山作为工业城市曾经的辉煌。“广西煤都”,撰写文章的人这样用词,让人很轻易就能触摸到字词之下蕴藏的鼎盛和磅礴。

清光绪31年,武宣人刘统丞在迁江县合

岭山土法上马挖掘煤炭屡遭失败时,他大概不会想到,在他之后的一百多年时间里,合山的煤炭会成就那么多辉煌。

一直到2009年3月。合山市被国务院列为第二批资源枯竭型城市,一座城市的焦虑就此显山露水。

从2009年到2016年,我与那段焦虑之间整整相隔了七年,我不知道七年里,合山市经历了怎样的挣扎拼搏和生长。七年后的今天,当我站在合山这块土地上时,合山已完成了她的华丽转身。

那天似乎下着蒙蒙细雨,我记不太真切了。我和虫虫站在江滨路旁扶栏远眺,一湾碧波从我们眼前轻缓流过。虫虫说,这就是红水河。我记得很多年前看见过红水河,那時候是在贵州,几个朋友自驾去旅游,我们站在滔滔荡荡奔流不息的红水河旁,拍了很多照片。真没想到,很多年后,这条河流竟是以这样的方式,在合山市再一次与我相遇。缘分真是一件神奇的事,谁与谁的相遇似乎都是命中注定的,例如我与虫虫,例如我与另一个来宾人,更例如我与合山市。

虫虫指着河的上游说,我在那里工作了几年。他看见我眼神懵懂,知道我脑子没转过弯来,解释说,那里原来有个工厂。

哦。我应答。其实脑子里仍然一片空白,它自动屏蔽了所有的工厂,我的眼前没有工厂。我的眼前,水雾迷蒙,红水河温婉恬静得像一幅水墨画。

那些天里,我们乘坐的车辆在山道上爬

行,我看见树木,田园,溪流,它们晃着身子从车窗外跳过。市长指着不远处,说,那里原来是矿区,我们将保持原貌不动,把它打造成博物馆。

利用百年矿山开采的遗址,打造工业旅游项目,于我,倒是第一次听说。它会是一种见证吗?广西工业发展史的见证,像一部活的历史教科书?

在东矿园区,一些矿山元素被艺术的集结在一起,无声透露出合山矿山公园博物馆的味道。旧墙上巨型的动物涂鸦,废弃的机械零部件完成的雕塑装置,长长的窄道铁轨,以奔跑姿势凝固在铁轨上的旧火车……一个时代,一种历史的记忆被定格下来,我想起蝴蝶或鹰,它们被制成标本后,栩栩如生的色彩和神态。

“百年老矿,十里花廊”,当我坐在铁轨自行车上,沿着轨道骑行时,心里涌起昨夜刚刚在史料里看到的句子。这条由旧火车轨道改造成的绿色蔓藤隧道,设计者是想以爱情元素,渲染浪漫清新氛围。从煤到爱情,这之间的跨度会有多大呢?不知道为什么,此时此地,我想到的却是李宗仁。1948年,时任国民党政府副总统的李宗仁为广西合山煤矿股份有限公司改组10周年特刊题字时,他心里想的是什么呢?

我想,那肯定不是爱情。

我也没有想到爱情。我只享受我眼前看到的一切,蓝的天,清的水,绿的植物朝着阳光自由地生长。

【作家简介】

阳崇波,广西罗城人,侬佬族,鲁迅文学院第11期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培训班学员,有散文、诗歌散见于《文艺报》《中国民族》《广西文学》《红豆》《广西日报》《当代广西》等报刊,现居南宁。



□阳崇波

着。烘坛和炉口的四周,再用泥土填平,表面上再打上三合土,一个功能完备的地炉就建成了。

二

地炉里的火一年四季燃烧,日日夜夜不熄,煮饭、炒菜、熬酒都很方便。地炉的热量使烘坛里的水变得温烫,随时可用热水洗脸洗手脚、洗澡……十分方便。水少了,打开瓮坛的盖子即可添加。打水水的提是用竹子做成。从瓮坛打水的时候可以听到“咔嚓、咔嚓”的美妙声音。这样的声音,在冬天的清晨和寒夜中传来,心中自会升起阵阵暖意。地炉像是生活之源,那时人们需要的一切熟食都要从地炉上取得。一锅饭,一盆菜,一壶热开水,一锅香喷喷的玉米、红薯、芋头,一桶馥熟的猪潏……地炉上变换的炒锅、铝壶、煤砂罐、大鼎锅,每一口锅里都是生活的希望。炉火不熄,生活就会保持热烈。地炉如此重要,每一个家庭都不会怠慢地炉。家中主妇起床后的第一件事是打开煤炉坑的盖板通风,让一夜闷烧着的地炉重新燃起旺火。清理地炉、疏通炉道、添加新炭,是每家每户每天第一件,也是第一等重要的家务事。

炎热的夏天,除了做饭煮吃,人们总是离开地炉远远的。可一到冬天,炉火就有了魔力。围炉而坐、围炉而食,围炉夜话成为常态。最方便的是“打边炉”(吃火锅),在地炉架上铁锅,加入半锅炖好的汤或是清水,青菜和切好的新鲜肉片摆放在炉边的三脚架上,在锅当中架上高脚盐碟,内盛食盐、辣椒、葱、蒜、香菜,加上酸坛里的酸水拌好;然后尽可以往热气腾腾的锅里加入自己喜欢的食物。瞬间,就可趁着热乎乎脆嫩时夹起,蘸上酸辣盐

水,津津有味地吃起来。地炉的热气、食物的美味,足以让人忘掉冬天的阴冷。最有意思的是闲暇时候,一大家子人或是与左邻右舍炉边闲坐。炉口的四块耐火砖是天然的不粘锅,可以在上面烤红薯、烤玉米,糗糗糕、年糕、花生、瓜子。食物的香气四处弥漫,亮红的火焰在地炉口跳跃。人如沐春风,而春风沉醉在地炉边。

“地炉有火汤初沸,先约梅花小赋诗”。冬天的地炉旁虽然没有这样的诗意,但小时候地炉旁那些温馨的画面依旧暖透人心。无论寒暑,父亲从早忙到晚,忙碌劳累的父亲喜欢在晚饭后喝两杯,也就两杯他就醉了。冬夜小酌之后,父亲会在地炉旁小睡一会。我们弟兄几个会在炉边支起小桌,写作业、下棋、看书。母亲则在一旁剁猪菜,或是缝补我们的衣服鞋袜。更深夜静,父亲的鼾声几次被母亲打断,又几次重新响起。几次三番后,父亲略微酒醒,就着母亲从烘坛打好热水洗漱后终于进房睡下。母亲是最后闲下来的,她给地炉添好煤炭,把鼎锅架上,将切好的猪菜放进锅里沏着。检查家中门窗是否关好。做完这些母亲才能安歇。到了第二天早上,这一锅猪潏就沏熟了。早晨在栏里嗷嗷叫的猪想必也会感谢母亲夜里的辛劳。

三

地炉的好处还不仅是上面说的这些。春天、梅雨时节,炉火可以保持室内干燥,避免衣物、家具和其他器物发霉;夏秋时节,家里有被雨水淋湿或是阴雨天里没有晒干的谷物,放在屋里,也不用担心它会发霉,地炉的暖气可以慢慢地将谷物烘干。冬天把腌好的猪肉、灌好的香肠挂在地炉上方的架子上,炉火的热

气在时间的作用下会慢慢将它们熏制成金黄色亮的腊肉、腊肠。煤炉坑也有大用处。记得小的时候家里穷,我秋冬季节只有一双球鞋穿。鞋子脏了要洗,头天洗了如果第二天鞋子不干,那就只能打赤脚或者穿凉鞋上学校。有了地炉,就不用担心这些了。在夜里把洗好的运动鞋用一根木棍穿过鞋带,然后把它挂在炉坑里,盖上坑板。第二天,鞋子就能干爽地穿在脚上。当然,这样做的后果是你的白球鞋烘过几次就会变成浅黄色,那是煤炭中的硫气的杰作。地炉的好处如此之多,难怪侬佬族诗人包玉堂先生要写诗歌颂它“白天,它为人们烧煮饭,把温饱带给了千家万户;夜晚,它让人们烤火取暖,将寒风驱进荒山野谷……”地炉,就是这样呵护着我的乡亲父老。

故乡最好的煤炭据说产自县城附近的“新僚煤矿”。这个从清代就开始开采的矿点,产出的煤质地轻脆油滑杂质少,成型成块的煤炭黑得发亮,在太阳照射下泛着白闪闪的光。新僚煤炭具有接火快,燃烧时间久、火焰旺、烟气少的特点。在以前,县城的居民都把家里烧新僚煤看做是一件很自豪的事。除了的新僚煤,其他如桥头、插花矿点的煤炭也很好烧。居民用煤自然不需要到矿上买,所用的煤炭多来自卖煤人。卖煤人多出自煤矿点附近的乡村,他们赶着装满煤炭的马车在城区街道、村庄里游走。需要煤炭的人家遇上了就会把马车截住。大人能一眼辩出车上煤炭的优劣,然后按质论价。讲好价钱,马车就会把煤拉到家门口。一马车的煤炭可以够一个家庭烧蛮久。地炉炉口小,大块的煤炭要敲成小块烧,敲敲打打会产生很多粉煤。不用担心,把粉煤和黄土按一定的比例混合搅拌成干湿适度的煤浆,再捏成一个一个小煤球。晾干透后和煤炭轮替着烧,一定都不浪费。煤炭或是煤球燃烧后产生的煤灰也有大用处。把煤灰和石灰、水泥拌和成砂浆,是砌砖墙、打地坪的好材料。燃烧未尽的炭渣打成粉混合煤矸石等原料,还可以用来制作煤砂罐。黑黑的煤砂罐耐煤硫腐蚀,传热快,食物存放其中不容易坏掉,用来煮粥,能保持稻米的清香味。存放煮熟的红薯芋头也不容易发馊。在故乡你不得不赞叹,人们对煤炭的利用是如此的充分。

明人郑善夫在《读太初得阳歌》一诗中写到“居洛何曾定踪迹,终南渭水入乡愁”可见乡愁亦是有具体的标志物。而对像我一样离开了故乡的人来说,“地炉”可能就是一种乡愁。